

冰糖葫芦的苦与甜

冯斌

街上，孩子们追闹的叫声，在泛着甜味儿的风里飘荡。

那年，我8岁，早在街口张望——当兵的父亲说，今天要回来。

一个高高大大的身影近了，是父亲！常年见不到父亲，我难免与他生分，想亲近又不敢亲近。父亲要带我去买零食，我束手束脚的，啥也不敢要。可我看到街口的冰糖葫芦就挪不动脚了。

那一串串冰糖葫芦，穿着晶莹的糖衣，看起来十分诱人。我忍不住小心翼翼地扯了扯父亲的衣角：“爸，糖葫芦，我能不能要一个，嗯，两个。”

“不准吃剩。”在部队从不剩饭的父亲这样告诫我。

我急忙点头。接到糖葫芦，我舔完甜甜的糖衣后一口咬下去，“咋是苦的？”山楂里竟然藏着虫子，我蹙着眉，却不敢言说——父亲下了吃光的命令，我只好闭着眼睛一口一口吃下去。也许是吃了这样的糖葫芦，我拉了两天肚子。为此，母亲不住地责怪父亲，父亲也懊悔地直拍大腿叹气。从此，父亲不再给我买街上的糖葫芦。

“就算山楂是苦的，我也想吃了！”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我又开始央求父母。

看我吃得紧，父亲决定在家做糖葫芦。他挽起衣袖，在灶台前一通忙活，厨房里锅碗瓢盆齐响，烟熏火燎，声势浩大。见我紧挨着灶台眼巴巴地等，父亲愈发急了，“刺啦——”父亲没来得及翻，糖葫芦便糊在锅底了。

不知“牺牲”了多少山楂，父亲才做出一串完好的糖葫芦。我赶忙送到嘴里，“咋还是发苦？”父亲疑惑，舔了舔手指——原来是糖稀熬老了。把握火候是熬好糖稀的关键，得先以中火熬制，再大火收。父亲显然熬过头了，难怪糖稀沾带一股焦糖的苦。

多年后，父亲离开了部队，我却来到了部队。冬天到了，我和父亲通话时，总会时不时聊起冰糖葫芦。

父亲索性将他的“作品”寄到我驻地。那一次，父亲做了更好保存的冰糖雪球，山楂果由雪白状的糖粉团团包裹，好像挂满银霜。父亲专门用木棍串起冰糖雪球，宛如糖葫芦的形状，每一串都由糯米纸裹着，如同精致的工艺品。光看包装便知道，父亲花了不少心思。我被结结实实感动到了，一串也不舍得吃。

最近，我探亲回家，父亲说要“露一手”。斑驳的阳光，静静地垂着，不晃，也不闪，在他的白发上镀上点点碎金。我感念地望着他娴熟地熬开糖稀。糖稀在锅中滚起一朵朵浪花，一不小心就溅得父亲鼻头通红。父亲擦把汗，捻一串山楂，自糖稀中轻盈盈溜过，气泡均匀地散开。一股清香弥漫开来，父亲脸上露出安心的笑容。

时间溜得这样快，跟在父亲身后小心翼翼地要冰糖葫芦的我，已经长大了。

父亲纹理粗糙的手轻抚着，递给我一串糖葫芦。我尝了尝，对父亲会心一笑。冰糖葫芦依然微苦，而爱的味道，却因苦而甜。

亲情菜单



无名湖的“客串军嫂”

罗邦杨 特约记者 李国涛

美丽军嫂

“无名湖最近下雪了吗？哨哨官兵都还好吧？”

“月初下了一场，大伙儿都好着呢，盼着你再去哨所看看。”

11月14日，远在河南洛阳的军嫂李宁，在电话里向丈夫赵鹏问起无名湖哨所官兵的近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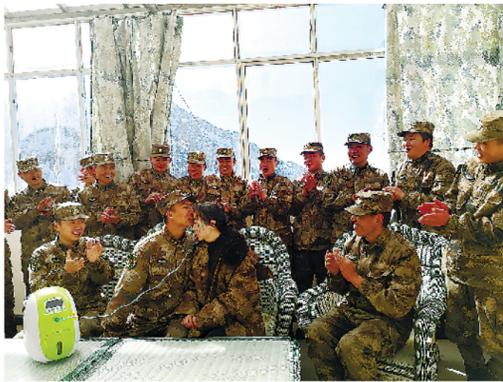
李宁并非是无名湖哨所官兵的家属，她的丈夫赵鹏是西藏山南军分区边防某团机关的一名军官。李宁与无名湖哨所结缘，源自一场“友情演出”。

今年春节前几天，该边防团政治工作处干事王旗红被一项任务愁坏了。“需要你们协助拍摄无名湖官兵新春送祝福视频，在团春节文艺晚会上播出，如果有军嫂就更好了。”受领任务之初，王旗红并未感觉到压力，满心欢喜地认为这是展示戍边官兵风采的好机会。可想到无名湖很少有军嫂来队的实际，他才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时任无名湖指导员士杰且增也不甘心，甚至动过让自己妻子上高原的念头，奈何孩子年幼，妻子也脱不开身。

无名湖哨所驻地海拔4520米，每年大雪近6个月，最低气温有零下30多摄氏度。上一次有军嫂冬季上哨探亲，还得是2016年。那年，时任连长周添保的妻子冷冬梅在封山期冒着大雪上哨所，路途十分艰险。渐渐地，哨所的官兵不忍心让家属受这份苦，很少再让家人上山，大家不约而同把思念深深藏在心底。

怎么办？王旗红抓耳挠腮。“要不找个军嫂临时‘客串’一下？”王旗红和士杰且增不谋而合。客串军嫂，这个大胆想法并不是王旗红和士杰且增的首创。2011年，团里拍摄一部名为《无名山无名湖》的DV片，需要时任指导员陈刚的家属出镜，可陈指导员的妻子因为工作繁忙无法到场，团里只好请来驻地通讯公司的女员工客串。

这一次，王旗红把目标锁定为赵



左图：视频拍摄前，李宁出现高原反应，丈夫赵鹏心疼地亲吻妻子。
右图：在去无名湖哨所的路上，越野车趴窝，李宁陪丈夫赵鹏下车铲雪。



陈帝运摄

鹏的妻子李宁。那年，士杰且增休度假，赵鹏主动请缨前往无名湖代职。在近3个月时间里，他同官兵一起巡逻执勤、训练劳动，深得大家喜爱。“赵鹏在无名湖代过职，也是哨所一员，他的爱人理所当然也是哨所的军嫂。”王旗红心想。

“嫂子，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”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王旗红拨通了李宁的电话。团部驻地海拔也有4370米，李宁一周前才到团部，还处在高原适应期，王旗红担心她上哨所吃不消。当他提出让李宁客串出演哨所军嫂时，没想到李宁一口便答应了。

其实，李宁对无名湖关注已久。通过关注无名湖的新闻报道，她了解到，无名湖本无湖，诗意的名字只是官兵心中的渴望，由于高寒缺氧，许多官兵头发脱落、指甲凹陷……她很想看看无名湖哨所究竟是什么样的。

“嫂子要来啦”，消息一传出，无名湖哨所沸腾了。大家纷纷出动，把哨所周围的积雪暗冰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士官尹小波还把尘封许久的女厕所拾掇一番，用红油漆将“女”字描了一遍。

出发前，李宁颇费了一番心思，戴上帽子、手套、墨镜，平时不怎么化妆的她，还特意化了精致的妆。“大

家许久没见到‘美女’了，正好可以让他们养养眼。”看见妻子紧张地准备着，赵鹏笑着给李宁打气。

破冰上哨，说易行难。春节前夕，错那县境内遭遇罕见暴风雪，前往无名湖的简易公路被厚厚的冰雪覆盖。行路难，尤其横在团部与无名湖之间的格金山、“5001山口”，更是让人望“山”兴叹。那天，越野车喘着粗气攀行格金山，却不小心一头扎进了雪窝。驾驶员马上换挡四驱，猛轰油门，越野车还是陷在雪地里一动也不动。车里的人只好全都下车，合力推车。“呀！”车轮卷起的雪渣溅了李宁一脸，原本精致的妆容，瞬间被毁掉了。赵鹏看着李宁的样子，不禁笑出了声。

轮胎打滑出不来，赵鹏只好取出铁锹，在路旁雪堆里刨了一个大窟窿，抠出沙石泥土垫在轮子下面，越野车这才突出重围。等回到车里，李宁的脸颊已冻得通红。

一路颠簸，李宁感觉自己的骨头都快散架了，好不容易挨到哨所，“欢迎嫂子”……寒风中，官兵热情相迎，李宁身体上的疲惫也一扫而光，很快融入哨所。在有限的时间里，她恨不得多给官兵做点事，多和大家说说话。



父母爱情

刘艳

岁月有情

我父母结婚的时候，父亲只有26岁，却已经是一个“老延安”“老革命”；母亲18岁，是来自哈尔滨铁路女子中学的热血青年。

母亲年轻时是个好动的女孩子，中学就是学校排球队的骨干。她当兵来到我父亲所在的东北二七步兵学校，并且很快成为学校运动场上的风云人物。在组织的安排下，父母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。婚礼结束后，父亲兴奋地给母亲讲了许多自己的故事。他出生在山西的一个小山村，在他很小的时候我爷爷就去世了，奶奶独自把他辛苦带大。12岁那年，父亲偷偷离家当兵后，奶奶思念儿子过度，不久就离开人世。对奶奶的这份亏欠，一直让父亲难过得不已。新婚夜里，父亲喃喃自语：“妈，儿结婚了，儿有家了……”对父亲

而言，从那以后，我的母亲就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。母亲在家就在。

婚后不久，母亲因为参加全军的排球比赛，离开了步校。母亲的排球一路从东北打到了北京，又进了八一队。几个月之后，父亲重病的消息从东北传来。

当母亲看见病床上的父亲时，真是吓了一跳。因为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，父亲的体重下降了十多公斤，面容憔悴得好像变了一个人。父亲一见到母亲，便一把抓住了她的手：“是你吗？是你回来了吗？”一向沉稳的父亲像一个孩子。母亲的眼泪也忍不住扑簌簌地落下。那晚，父亲一直抓着母亲的手不肯放开，他在半睡半醒的时候对母亲说：“你在，我就有个家，你走了，这世上又只剩我一个人了。”

我十几岁时看过母亲打比赛。那时候，母亲在沈阳医学院学习。虽然已经生了哥哥、姐姐还有我，她仍然是学院女

排的绝对主力。她扣下去的球几乎无人敢接；她一上场，局面很快就会转败为胜。其他队的人不服气地说：“她是专业运动员，我们怎么能打得过她呢？这不公平！”母亲的队友就会反击：“人家都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，打专业那也是快二十年的事儿了……”为了照顾重病的父亲，母亲没能再回八一队继续她的职业排球生涯，这成为她一生的遗憾，这也成为父母此后的家庭生活中没能绕开的争论话题。

在我的成长记忆中，父亲有时像母亲，母亲有时像父亲。而且，父亲的细心和母亲的粗犷形成了我家特有的平衡。每当我生病醒来时，额头上那只温暖的大手一定是父亲的；我们兄妹中谁犯了错儿，最害怕让母亲知道。一次，我捡到了姐姐旧的一件红毛衣，喜欢的不得了，可是毛衣总是扎脖子，让我很不舒服。一天，我穿上毛衣时，突然发现不扎了，原来是毛衣领口处有一块

旧布缝的里衬。我默默在心里给母亲打了一个“优”，感激了好长时间。结果有一天，洗衣服的母亲问我：“好好的毛衣，缝这东西干嘛？多难看。”我才明白，这是细心的父亲为我缝的。

我父亲喜欢吃面条，母亲常常嗤之以鼻：“一天到晚吃面条，人都吃成面条了，还能有劲儿吗？”父亲不紧不慢地回答：“女孩子要那么大的劲儿干嘛？不能个个都是武松啊，哪有那么多的老虎打呀？”

十几岁的时候，我还真见识过母亲“打虎”的劲儿。那天，我跟母亲一起乘公交车，人很多。我和母亲站在车门口，车门打开的一刹那，母亲手臂一抬，一个男人被甩出了车外。原来是个小偷。人被甩出去了，钱包却还在母亲手中。紧接着，车上一片赞叹：“真是好身手！”回家后，我在饭桌上讲述起母亲的战绩，父亲淡淡一笑说：“她那个手，天生就是一对铁锤！”那个

母亲的牵挂

文 明

得知我快休假了，母亲在电话中问我什么时候回老家。她说，她已经准备好几百个土鸡蛋，等我回去的时候带回城里吃。

“不用，你自己留着吃就行了，城里啥都有。”

“家里的东西都是纯天然，吃了对身体好。”母亲坚持说道。

当我和妻子见到母亲的时候，她已经把几百个土鸡蛋一层一层地装进箱子。为了防止鸡蛋破裂，每层之间还放了软垫子。我纳闷，家里只养了四五只鸡，哪来那么多鸡蛋？后来听伯母说，母亲为了买到正宗的土鸡蛋，最近好几次一个人走十几里路到山里买。有一次，她出门忘记带伞，回来的途中遇上大雨，被淋得全身湿透。为此，母亲感冒了好几天，还去医院打了两天吊瓶。

回家那几天，我哪里都没去，每天晚上都和母亲聊得很晚。母亲年纪大了，我原本计划着早起为她做几顿早餐。可每次我醒来的时候，母亲已经在厨房里忙前忙后了。我心里感到歉疚，母亲却说：“你在部队很辛苦，好不容易回来，就好好休息。”

一天早上，我隐约听到母亲和邻居聊天：“听说他要休假了，早就盼着了，可是每次回家又待不了几天。”母亲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有些无奈。我远远地听着，感到一阵心酸。

这些年，我忙于部队工作，也有了自己的小家。每次打电话时我总说忙完了就回去看望母亲，母亲却总说没关系，嘱咐我处理好工作和家庭的事情。

离家那天，下着蒙蒙细雨，母亲把准备好的大包小包塞进车的后备箱。简单道别后，我急忙钻进车里，不敢去看后视镜。我害怕看到母亲难过的样子。

可是，车子启动的那一刻，我还是忍不住回头。母亲站在原地向我们挥手，直到车开远了。

路上，我收到了母亲发来的消息：“明，在部队一定要听领导的话，照顾好自己。”

“我一定会的，您也照顾好自己。”我回复母亲。

那一刻，我眼中打转的泪水终于忍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家人

年代还没有“铁榔头”这个词，不然，母亲还真是名副其实。

生活在继续。父亲好静，母亲好动；母亲永远在说，父亲永远在听；父亲怕冷，母亲怕热；父亲来去无声，母亲一动就是携风带雨，人还没到家嗓门早上天了。他们好像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体，两个人都在转，却永远不在一个中心点上。然而，这两个矛盾体却交织在一起，从未分离。

我刚结婚的时候一跟丈夫吵架，就跑回娘家。有一次，我坐在娘家的阳台上生气，父亲悄悄来到我身边，说：“丫头，你别老往家里跑啊，要打赢得迎上去啊。”

我说：“你还真叫我和他打架啊？”父亲说：“不是打架，是斗争，意见不同可以斗争，但目的是寻求和平，人与人之间都得求同存异，你看我和你母亲不也是在斗争中求和平吗？”

父亲可真行，把方法论都用到解决家庭矛盾上了，但细想想，还真有道理。有了父亲的求同存异的理论，我的小家也渐渐平衡了。

2000年，父亲去世了。母亲今年也86岁了。如今的她，有些步履蹒跚，很难再看到当年排球场上叱咤风云的样子。有时候，她嘴上说起对父亲的埋怨，但我知道，其实她心里是始终挂念着父亲的。

